



夢溪筆談序

沈括存中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 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噓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爲言則甚卑以予爲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

一序

汲古閣

卷第一

故事一

卷第二

故事二

卷第三

辨證一

卷第四

辨證二

卷第五

樂律一

卷第六

樂律二

卷第七

象數一

卷第八

象數二

卷第九

夢溪筆談

人事一

卷第十

人事二

卷第十一

官政一

卷第十二

官政二

卷第十三

權智

二目

汲古閣

卷第十四

藝文一

卷第十五

藝文二

卷第十六

藝文三

卷第十七

書畫

卷第十八

夢溪筆談

技藝

卷第十九

器用

卷第二十

神奇

卷第二十一

異事

卷第二十二

謬誤

汲古閣

卷第二十三

譏諍

卷第二十四

雜誌一

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卷第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

四目

汲古閣

夢溪筆談目錄

終

夢溪筆談卷第一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明 虞山毛晉子晉訂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

夢溪筆談

卷一

汲古閣

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

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

夢溪筆談

卷一  
二

汲古閣

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

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夢溪筆談

卷一  
三

汲古閣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叅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叅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爲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階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爲學士日因事論

列今則遂爲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  
衣長鞞靴有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  
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  
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  
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  
濡帶衣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劔帔算囊刀  
礪之類自後雖去蹠蹠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  
蹠蹠如馬之鞞根卽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  
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  
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  
順折茂人文也幘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  
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  
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  
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幘頭有直脚局脚交  
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  
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  
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

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卽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

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宜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卽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於階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閤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  
夢溪筆談

卷一  
六

汲古閣

廳舊傳居此閤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

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  
不脫古人謂之鈔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  
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  
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  
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  
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  
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  
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  
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  
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夢溪筆談

卷一  
七

汲古閣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  
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  
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  
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  
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

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亾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

夢溪筆談

卷一

汲古閣

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竝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壇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

之乃防甄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  
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  
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  
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  
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  
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  
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  
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  
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  
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  
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  
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  
時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  
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  
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  
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  
自此始遂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文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夢溪筆談

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搗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句右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句右伏以劉句右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

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  
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  
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  
制書曰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  
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  
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  
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  
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

夢溪筆談

卷一  
十一

汲古閣

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  
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  
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  
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  
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  
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  
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巳卯鄂王薨庚  
辰以宰相劉句右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  
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

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  
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  
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夢溪筆談

卷一  
十二

汲古閣

夢溪筆談卷第一

終

夢溪筆談卷第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卽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學士者然不爲定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

夢溪筆談

卷二

汲古閣

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竝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

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辭不敢受子與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示子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皆出夢溪筆談

卷二

汲古閣

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黻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

宗爲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卽同正官子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

夢溪筆談

卷二

汲古閣

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闈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宜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  
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  
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  
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  
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  
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  
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  
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

夢溪筆談

卷二  
四

汲古閣

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  
今錄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  
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  
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  
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  
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  
繼請罷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第三

辯證一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  
 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  
 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  
 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  
 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  
 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  
 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  
 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  
 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  
 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

蘇箇反

今夔峽湖湘及南北

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

梵語薩嚩訶也

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

三字合言之

卽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

人搖臚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

夢溪筆談

卷三

汲古閣

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  
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  
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  
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  
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牖臬腰鼓礙之本  
末相格遂成搖盪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  
則影愈上此其可見

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十光聚

爲一點大如麻菽着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爲然人亦如

夢溪筆談

卷三

汲古閣

相反大則以已爲物以物爲已不求去礙而欲  
見不顛倒難矣哉

因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後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

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  
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  
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  
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子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

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五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傍

夢溪筆談

卷三

汲古閣

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

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

過此

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諺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

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  
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鄆郡有漳  
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  
有各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繫舉一  
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  
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  
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  
瀨上卽漳湏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鄆郡卽西

夢溪筆談

卷三  
四

汲古閣

江合流亳漳卽漳渦合流雲夢卽漳鄆合流此  
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蝮數十里方混如  
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  
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  
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  
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  
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  
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  
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

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  
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  
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

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

俗謂之虫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

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梢音消水一謂之

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

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

夢溪筆談

卷二  
五

汲古閣

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

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

有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子至

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

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涇河之目人多不曉

涇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

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

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澁字書亦作渥蒲濫反按古文渥深泥也術書有澁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亾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

夢溪筆談

卷三  
六

汲古閣

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祕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卽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蒞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燂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燂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燂所以爲智又一說腥燂以

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燻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  
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璠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

色鷲羽是也故謂之玄烏熙寧中京師貴人戚

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亂幾不可分

乃所謂玄也璠赭色也毳衣如璠音稷之璠色

者謂之糜糜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糜有芑今秦人音糜聲之訛也糜色

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

夢溪筆談

卷三  
七

汲古閣

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璠色名也  
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諭之也猶鶉以色名  
而從鳥以鳥色諭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  
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  
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  
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  
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  
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

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  
鍛稱之一銀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  
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  
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  
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  
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鞮者疑古  
人爲鞮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  
見耳

夢溪筆談

卷三

汲古閣

江南有小粟謂之茅粟

茅音草  
茅之茅

以予觀之此正所

謂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

茅音  
序

此文相

近之誤也

予家有閩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  
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字思廉舊史乃姚  
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爲  
名李元道益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  
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  
字玄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

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唐正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強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

夢溪筆談

卷三  
九

汲古閣

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醱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

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

夢溪筆談

卷三

汲古閣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處與也卽主祔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

戶西謂之展設展于此左戶右牖戶牖上之間謂之展坐于戶西卽當展而坐也

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爲周南召南

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爲螺羸疑不然蒲蘆卽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夢溪筆談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子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

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瓊者其高祖父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

夢溪筆談

卷三  
十二

汲古閣

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瓊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亾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

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

卷三  
十三

汲古閣

夢溪筆談卷第三

終

夢溪筆談卷第四

辯證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澶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澹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

夢溪筆談

卷四

汲古閣

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透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  
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  
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疎東海人此  
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疎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  
收入圖經予按疎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  
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  
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疎廣墓其  
東又二里有疎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  
之東海縣遂以二疎名之極爲乖誤大凡地名  
夢溪筆談

卷四

汲古閣

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  
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  
以爲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  
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  
亦東海人贛榆旣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  
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  
令以桂屑布輒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  
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

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  
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  
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  
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  
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  
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  
中華容卽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  
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

夢溪筆談

卷四

汲古閣

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  
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  
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  
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  
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  
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  
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  
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  
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亾

不知所在平王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  
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  
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  
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  
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  
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  
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

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

夢溪筆談

卷四  
四

汲古閣

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  
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  
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勳一擠遂出  
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  
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  
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

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

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增謂之除者自

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画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鑿錢法至昭

夢溪筆談

卷四  
五

汲古閣

宗末乃定八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參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劔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爲劔南

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

夢溪筆談

卷四  
六

汲古閣

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

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又矣此古本之爲  
允也

夢溪筆談

卷四  
七

汲古閣

夢溪筆談卷第四

終

夢溪筆談卷第五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卽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角也函鍾爲宮則太簇徵聲也樂有用太簇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徵也黃鍾爲宮則

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

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為羽

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

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

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

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族函鍾之南呂皆商

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

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

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

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叙

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叙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

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族又次應鍾最短此其叙也圜丘方澤

之樂皆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

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

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叙

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大族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南呂最短此

其叙也 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

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

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

呂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

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

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

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於正月萬物萌動地功

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為角天以太

蔟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

夢溪筆談

卷五 三

汲古閣

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洗為徵八月生物

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呂以為羽

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函鍾為宮而

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于黃

鍾方澤之樂始于太蔟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

黃鍾一均耳以此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黃

鍾之均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

方澤樂而已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于

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用夾

鍾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

樂之全體非十一均之類也故漢志自黃鍾為

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徵他律雖當其月為

宮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徵不得其正其均起

十一月而巳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

調法黃鍾為宮南呂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

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爲主而已

此天地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於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也此廟樂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爲義則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爲叙則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鍾爲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叙則宮聲當在太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爲宮也地祇始于太簇終於南呂以木火土水金爲叙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爲宮也

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之

地祇用函鍾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

異名人道也

此三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

圓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

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

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

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卯為昏

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黃鍾

一變為林鍾再變為太簇三變南呂四變姑洗

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

夾鍾函鍾一變為太簇再變為南呂三變姑洗

四變應鍾五變蕤賓六變大呂七變夷則八變

夾鍾也圓鍾一變為無射再變為中呂三變為

黃鍾清宮四變合至林鍾林鍾無清宮至太簇

清宮為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宮直至

大呂清宮為五變六變合至夷則夷則無清宮

直至夾鍾清宮為六變也十二律黃鍾大呂太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蕤夾鍾四律有清宮總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已

此皆

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索之聽

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

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

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黃

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者五音六變八變九變

皆會于夾鍾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

夾鍾林鍾應鍾大呂中呂南呂

鍾與呂常相

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

申子辰巳酉丑爲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爲陰紀  
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  
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  
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  
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  
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  
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  
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

夢溪筆談

卷五  
六

汲古閣

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  
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卽非自  
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  
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  
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  
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  
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  
常爲主陰常爲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爲賓也納  
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  
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

爲陰陽之中子午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  
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  
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  
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  
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  
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  
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  
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  
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  
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  
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  
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  
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  
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  
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

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亾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

炎或作塩

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建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瓠唯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卽古之又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廊

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鬼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

夢溪筆談

卷五  
九

汲古閣

當時軋吃

根勿切  
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

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

夢溪筆談

卷五

汲古閣

於君聲無嫌

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

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

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

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  
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  
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  
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  
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  
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  
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  
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  
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一

汲古閣

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  
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  
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  
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  
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  
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  
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  
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  
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  
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  
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  
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  
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篋散亾獨無徵  
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  
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  
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篋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  
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旁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二

汲古閣

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  
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  
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必嘗爲新磬好事  
者遂附益爲之說旣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  
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  
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  
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  
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

自在其間閨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懔然者爲  
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  
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  
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  
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  
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  
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  
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三

汲古閣

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  
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  
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  
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  
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  
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  
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  
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

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

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

夢溪筆談

卷五  
十四

汲古閣

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

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  
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  
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  
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  
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  
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  
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  
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五

汲古閣

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泂漢沂江將入郢王在  
渚宮下見之泂漢至于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  
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  
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  
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  
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  
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  
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

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壬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

夢溪筆談

卷五 十六

汲古閣

金之仲

黃鍾之商

同位娶乙丑

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

皆做此

隔八下生壬申今之孟

夷則之商隔八謂八呂下生夷則也

下皆做此

壬申同位娶癸酉

南呂之商

隔八上生庚辰金

之季

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

傳孟仲季也

庚辰同位娶辛巳

中呂之商

隔八下生戊子

火之仲

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

戊子娶巳丑

大呂之徵

生丙申火之孟

夷則之徵

丙申娶丁酉

南呂之徵

生甲辰

火之季

姑洗之徵

甲辰娶乙巳

中呂之徵

生壬子木之仲

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

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

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  
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

謂蕤賓娶林鐘上生太蔟

類之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

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子

於樂論叙之甚詳此不復紀

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

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今太常鍾鐃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

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枚

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唯甬乃中空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七

汲古閣

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

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

之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

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

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

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以蟲而可旋疑所謂旋

蟲以今之鍾鐃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

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

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

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常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子羣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

夢溪筆談

卷五十八

汲古閣

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傷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裯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亾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

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蕭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

夢溪筆談

卷五  
十九

汲古閣

笙師掌教箎遂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箎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箎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箎不應

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遂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子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

夢溪筆談

卷五  
二十

汲古閣

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論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卽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

夢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  
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  
前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  
如何者爲吳音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  
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橫詩  
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  
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  
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  
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

夢溪筆談卷第六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

夢溪筆談

卷六

汲古閣

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亾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

夢溪筆談

卷六

汲古閣

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

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  
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  
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  
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  
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  
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  
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皆然且  
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

夢溪筆談

卷六  
三

汲古閣

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  
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  
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  
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  
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徧二十  
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  
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  
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  
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

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  
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

卷六  
四

汲古閣

夢溪筆談卷第六  
終

